



光緒扶溝縣志卷之十四

知縣熊燦纂修

藝文志上

奏疏書目

碑記

文以經世詩以觀風升降醞漓之數繫之顧辭以達意不蘄於工亦不厭工和以天倪可徵文獻志藝文

奏疏

應詔指陳疏

李夢陽

邑人時官戶部郎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

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己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聽蓋直言之臣秉性樸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護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

理未新讜言未聞倦倦焉若將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  
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  
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眞明君  
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  
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  
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  
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  
祛也爲漸者六而不可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  
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

原书缺页

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  
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  
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  
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除服非詔不起今大  
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尙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  
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  
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邊未侵百  
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  
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

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  
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腹心病夫倉廩場庫錢  
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  
可廢耶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  
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  
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  
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  
於彰彼未擿發其奸尙有嚴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  
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

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有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  
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闔割親兒以希進用  
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  
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  
離散天地垂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  
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  
此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  
安厭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

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  
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  
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擿發其奸  
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  
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  
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  
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  
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  
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

曰三千三百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  
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  
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  
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  
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  
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  
籍不開除又狀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  
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  
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邪外官既不與籍其數征役又不選

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  
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  
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  
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  
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  
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  
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爛爛不撲燎原奈  
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  
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

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  
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  
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  
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  
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斂之不問貧  
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破產貧者稱  
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遭竄一旦棄父母  
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悍風雹之災  
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

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  
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  
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  
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  
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  
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  
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因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  
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  
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主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

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至使謂非其田也謂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卽賜皇親家皇親家卽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騎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

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  
地耳今三遺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  
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  
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  
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  
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  
置而不問且百十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邪夫  
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  
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

六年勘官馮謐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  
草地牧馬爲便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  
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  
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更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  
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  
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  
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而  
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尙百七十餘  
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

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何奴  
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康財  
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  
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  
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人  
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  
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  
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被以鉅萬  
人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